

# 宗師之路與文化傳承

賴秀俞



王家衛的《一代宗師》是一個特殊的香港文本。它通過講述一段逝去的武林歷史，塑造了一個獨屬於民國的傳統武林空間。在其中，王家衛透過縮寫、再現、現代轉型三個歷史維度，並在這個武林空間中把未完成的愛情轉化為武學的傳承，從而構成一條以功夫為載體，從內地到香港的文化尋根與傳承之路，並由此闡明了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身份認同。

在《一代宗師》中，王家衛借助「武俠電影」的外衣，打破了功夫電影，尤其是「葉問」電影這個類敘事。以一代宗師葉問的人生經歷為主線，將經典哲思的影像絮語和精緻的功夫動作畫面延展開來，進而從對時間與空間的把握中，還原了中國式「武俠江湖空間」所印證的人文精神與寫意情懷。在電影中，佛山金樓是武林空間的縮寫，東北公家是武林空間的再現，而香港武館一條街則象徵着民國傳統武林空間的現代轉型。

這一個民國時代的江湖故事，王家衛讓它在佛山開始，然後挪到了東北，最後再回到香港。這種地域空間遷移，意味着身份認同的轉換。如果用片中的「裏子」與「面子」來表達這層身份意義——可以認為，《一代宗師》是一個講述「面子」背後「裏子」的故事。其中，香港是「面子」，而內地則是「裏子」——這便突出了文化尋根的意味。

民國時期的武林人士，無論南拳北腿，何門何派，在各種際遇的流轉中，最後散居於香港。在時代的洪流中，新的傳統崛起而起。而傳統的禮儀和風範、價值和信念，則繫於他們身上所攜帶的文化基因。如何在文化的交融中安置自我——這個一代人的命題，實際上，也意味着如何在新的空間中延續、發展、發揚傳統。

在電影中，我們看到，停留在葉問和宮二那個時代的傳統江湖，就和往日的家園一樣，是回不去的空間。這不僅僅是地域的間隔，伴隨着遷徙帶來的，還有無處依託的情感，無可遮蔽的靈魂，無法把握的生命，難以延續的歷史。然而，正是這些生命的碎片，構成了香

港的武館一條街——在歷史的縫隙中，百花齊放，不僅容納了各種被主流歷史敘述遺失的可能性，而且還以此為土壤，產生嶄新的歷史書寫——這仿佛就是香港這座城市的微縮象徵。由此觀之，王家衛通過《一代宗師》講述的，不僅僅是一個「逝去的空間」，更是企圖通過「佛山——東北——香港」的空間地理學，呈現一個「逝去的民國武林」，從而建構起一種新的香港主體敘述。

自從九十年代到新世紀之初，香港電影人通過上海／香港的雙城記來想像香港的前世今生。在以往的很多香港電影中，香港電影彷彿在遺失於傳奇時代的舊上海鏡像中企圖找到自己的繁華的倒影。新世紀以來，隨着內地經濟崛起及香港電影人集體北上，香港與內地合拍片正盛，香港導演面臨着文化身份認同的問題。王家衛一直持續地在電影中對自我，對香港，對歷史進行身份的追蹤與追問。江湖衆人所攜帶的文化基因，最後聚集成為一代宗師的文化傳承。這不僅僅是《一代宗師》這部電影對香港歷史、民國往事的詮釋，更表達了王家衛對香港與內地之間在歷史中的文化交融的講述。在《一代宗師》的結尾部分，葉問領取了香港身份證，成為香港居民，完成了從異鄉人到本地人的轉換——由此，葉問已然成為這個逝去的武林空間的肉身，成為溝通內地和香港的文化聯繫的具體象徵。

在王家衛的表達中，真正「念念不忘，必有回響」的，是武林文化的傳承精神，也是兩地之間的文化交融和文化傳承。葉問從習武之人到傳承武學之人，方能完成了宗師之路。正所謂「有一口氣，點一盞燈。有燈就有人」，適逢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之際，葉問的宗師之路，也正象徵着香港與內地之間在文化上深刻的血脈關聯和綿長的情感記憶。



▲《一代宗師》講述葉問的傳奇一生 劇照

## 認識「持久授權書」

老人科專科醫生 曾偉然



認知障礙症是一種會令人記憶力和認知能力逐漸衰退的疾病，雖然可以透過治療緩減患者的症狀，但當病情進入晚期，患者會失去自理能力，簡單至穿衣、進食都需要別人照顧。個案隨着人口老化日漸增加，醫治固然重要，但除此之外又會否考慮在精神仍然健康、或者患病初期時，就做好財務和法律上的安排呢？因為當病人被判斷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時，其簽署將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所擁有的一切財產亦即被變相凍結了。

愈來愈多人意識到相關問題的重要性，開始前來查詢醫生見證簽署「持久授權書」服務。持久授權書是法律文件，須分別在註冊醫生及律師的見證下簽署方可成立，根據香港《持久授權書條例》條例，其功能是容許

授權人（即打算將其權力授予其他人的人）在精神上有能力行事時，委任授權人，以便在授權人日後變得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時，授權人可照顧其財務事項。早前就試遇過上一個不幸的案例，本身作為一家之主的病人，認知障礙症進入嚴重階段，無法簽署任何文件，變相他名下的物業、存款均不能被調動，家人頓失所有應付生活的流動資金。

「持久授權書」近年開始備受推廣，事實上，不論是對於早期病患者或完全健康的人士來說，都有着其訂立的意義。而醫生在當中的角色在於通過一系列的評估，證明「持久授權書」的簽署人是一個精神上有能力行事的人。在此建議持有一定資產的人士，可在完全健康之時就訂立相關文件；如果發現是患上初期的認知障礙症就更需要及早訂立，以便在病情轉差時，家人都有流動資金應付生活和治病所需。



盛大壯觀，不在於戲中所描述的衝鋒兵團有多少人和馬。戰馬的壯美在於牠們被世界第一次大戰的現代化機動步兵、自動軍火及坦克遺忘時，牠們仍然忠心勇敢地守在前線或在後方勞動，從不吝嗇生命。《戰馬》寫戰爭，不是為了歌頌戰爭，反而是反戰。

故事談及在農場陪伴Albert成長的馬兒Joey，突然被徵召入伍，Albert因此亦加入軍隊。他們在戰亂中飽受煎熬，幾乎送命，最後在非常危急的關頭下重逢。

《戰馬》的馬乃用類似木偶戲的方法由三人同時操控同時表演馬匹的生活。戲中還

# 人生舞台上的《戰馬》

陳劍梅

劇場是一種關心世界人類文明發展的藝術媒體，這是我看完英國國家劇院製作的舞台劇《戰馬》之後一直在腦海中盤旋的思絮。《戰馬》的

有一隻鵝，由一人控制，亦貫穿整個演出，成為精彩的配角。可是，《戰馬》並非木偶戲。我在進場觀賞之前完全想像不到，在舞台上暴露操控戰馬的表演者，竟然好像完全沒有間離的效果。全劇以充滿表現主義特色的布景和燈光效果，營造戰爭的恐怖及展現戰士與平民的哀傷。

戰馬的造型特別，馬身的結構，主要由象徵皮膚的質感和顏色之皮革條，一絲一絲地塑造其血肉之軀，另有通空的支架，一比一地勾勒出馬匹的身軀及四肢，馬頭有臉和眼睛栩栩如生。馬匹的聲音由身旁的操控員即時聲演，其他人員藏在馬身的支架中，在油壓機械裝置的配合下，可以按馬匹的喜怒哀樂，隨意移動其身軀的多個關節和部位，把戰馬的底氣和靈性都表達得淋漓盡致。

例如戰馬被淘汰時尊嚴受損，牠們還會



▲《戰馬》的馬是用類似木偶的方法由三人操控演繹 資料圖片

互相扶持有一系列的身體語言，表達安慰，又能以行動互補不足。馬匹主角想念主人及與主人劫後重逢的情景，更賺人熱淚。《戰馬》側寫戰爭的禍害，強調人類文明在彼此互相廝殺中倒退。

## 臧克家：短詩的精粹

李 輝



臧克家先生，真正「念念不忘，必有回響」的，是武林文化的傳承精神，也是兩地之間的文化交融和文化傳承。葉問從習武之人到傳承武學之人，方能完成了宗師之路。正所謂「有一口氣，點一盞燈。有燈就有人」，適逢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之際，葉問的宗師之路，也正象徵着香港與內地之間在文化上深刻的血脈關聯和綿長的情感記憶。

記得一九八四年去探望臧先生，他告訴我，他寫了一封長信給山東的蕭滌非先生，談了一些感受。他說可以寫信去問問蕭滌非，可否寄來發表在「五色土」副刊上。不久，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蕭滌非回信於我，婉言謝絕：

來信奉悉，克家同志目前確有一函發我，說了一些真情實話，但我覺得發表出來，可能會引起副作用，不一定好。又信上談到五十年前我是他的老師，這話我一向怕聽，因為不敢當。何況他年紀又比我大，現在由我本人將信交貴報發表，就更加違反我的初衷了。

方命之處，想能見諒。此覆現在想想，未能發表，也頗為遺憾。我一九八七年秋天調至《人民日報》文藝部之後，與臧先生彼此往來談了一些。不過，時常會從臧小平大姐那裏，知道兩位老人的事情。

二十四歲的臧克家，一九二九年歲末發表《默靜在晚林中》一詩。一年之後，祖父去世周年祭日，他寫下《祖父死去的周年》，發表於青島《民國日報》「青島」副刊：

在祖父死去周年的今日，用淚絲把傷心往事串起，珍重的掛在冰冷的墳頭，



◀本文作者探望臧克家先生（左）作者供圖

這是苦澀中僅有的祭禮。松風把它譜成一支歌曲，叫淒雨慢慢地引到墳底，聲響會把往事炸成淚花，朵朵開放在不眠的眼裏！（原載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青島《民國日報》「青島」副刊第三八七號）

詩歌創作，從此與臧克家結伴同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徐志摩搭乘郵政飛機在濟南撞上山頭墜毀，臧克家寫下《弔志摩先生》一詩，也是發表於《民國日報》的「青島」副刊：

你這奇怪的死，是一首偉大的詩，任何人讀了，都長嘆一口氣。你用血肉，血淋淋的，塗出了人生的面目。這樣表現的手段真可怕，叫後來的人怎麼活下去！（原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青島《民國日報》副刊第四十七期）

臧克家最有影響的一首詩，當然是《有的人——紀念魯迅有感》。此詩寫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今來看，還是有其足夠的分量：有的人活着／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着。

我特別喜歡臧克家的那些短詩，精粹而有韻味。多年來，我一直喜歡收藏一些民國期間老雜誌。四十年代上海期間的《文藝》、《詩創造》等雜誌裏，臧克家作品就在其中。與黃永玉先生聊天，他多次



談到在上海期間，臧克家對他的關愛。他為詩人們配木刻插圖，交給臧克家時，臧克家會提前預支稿酬。臧克家的這首詩《「夜嗎！」》，便是黃永玉配的插圖。

在不同的文學雜誌上，臧克家發表散文《懷駱賓基》，發表《時間的火》，寫普希金的雕像在上海揭幕過程。二〇〇二年，胡風先生百年誕辰，復旦大學舉辦胡風研討會，胡風先生的許多朋友都從全國各地前來。梅志先生由女兒陪同，重返上海。我帶着吉林衛視「回家」欄目攝製組，陪她重返住過的弄堂，與一些老鄰居見面。之後，我們走到這個普希金雕像前面，聽梅志談抗戰勝利後雕像落成的故事。聽說後來雕像被砸，「文革」之後重新恢復，偉大詩人的雕像，又一次聳立在街邊這個三角地花園。

臧克家先生也是高壽之人，生於一九〇五年，二〇〇四年去世，享年九十九歲。寫下這些片段，感懷那些流逝的日子……

## 品味書法線條

白頭翁



中國書法楷、草、隸、篆，各具千秋，各領風騷，各種風格。中國方塊字的形成得天獨厚，在文字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由篆而隸，進而而楷、草，從單字結構到章法布局，再到筆墨精神，都有一整套行之有規，束之有則的「法規」，「亂」不能亂了規則，行不能隨意而走，「橫行霸道」。現在書法懂，有自諗「大家」「書法家」者，篆書不懂，橫挑不出鼻子豎挑不出眼，隸書沒臨過幾帖，楷書沒寫過幾刀，小草未成，就敢寫大草；大草未成，就敢寫狂草。其實，那根本不叫草，充其量不過是一堆亂麻，一堆雨後抱團出窩的蚯蚓。

草書、楷書相依相融的結果是行書。近草為行草，近楷為行楷。

陶淵明有一珍貴拓本《擬古九首帖》，草書中的上品，只是後人不多提，彷彿陶淵明只以詩出眾，「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其實陶淵明的草書俊逸飄盪，轉接流暢，靈仙秀美，一氣呵成，彰顯出魏晉南北朝「尚韻」書風。陶書氣場非凡，滿帖之中盡顯詩神詩韻，盡表詩質詩意，不用讀三遍，足以醉倒讀書人。武則天這樣評價：「知晉代風標朝野，一致如陶潛者，世徒謂其文詠可念，不知運筆靜秀，楚楚涓涓，如深谷芝蘭，無人自媚，洵可玩重，永炳千秋。」武則天讚為「永炳千秋」，足讓人仰止。

所有的字，都離不開線，一條細細的線，能有無窮的變化，無盡的發揮，無數的風格。那線條神奇得能把動靜、虛實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不僅體現了「極高明而道中庸」，而且還很好地體現了中國哲學的精髓：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思維、情感與生活的統一。從《蘭亭序》「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的欣喜，到弘一法師臨終寫的「悲欣交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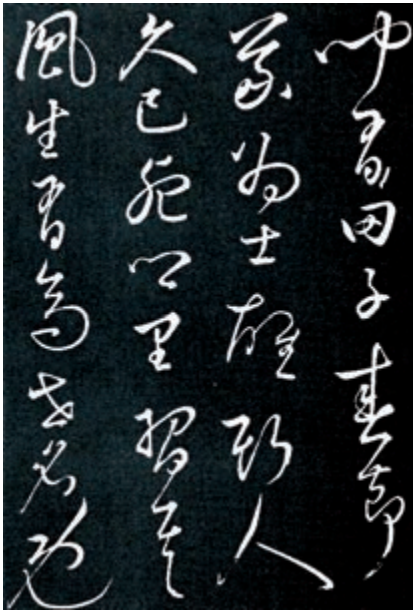
，無不表現出活生生的靈魂與現實的對話，書法之中不僅僅有藝術、有文化，也有歷史、有人生；有欣慰的笑，也有痛心的哭；有缺憾的死，也有永生的生。厚如皇天后土，薄如藍天白雲。「若有詩書藏於心，歲月從不敗美人。」

都說郁達夫的《釣台題壁》是詠史喻今，兩名句傳頌甚廣，「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就是誦之於書法，不到達一個境界，不進入一個氣場，不面聆一番高教，豈能體會理解？書法說淺不過淹草，說深能沒崇山峻嶺。

宋王朝是個很神奇的王朝。國富、繁榮、昌盛；民富，民也安逸殷實。有《清明上河圖》佐證。據中科院研究，中國古代的重要發明有一半多都在宋朝。宋王朝的文化極輝煌，在中國歷史上可以稱獨佔鰲頭、獨樹

一幟，文學、藝術大家燦如繁星。宋盜、宋畫、宋版書、宋代書法大師，至今威鎮書畫壇，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金王朝也是神奇的王朝。崛起時，五萬人的軍隊，卻打垮了遼帝國的重兵圍剿，粉碎了遼帝國消滅他們的軍事企圖，繼而一舉拿下國都，推翻遼國，滅其王朝。又以不足十萬人的軍隊，風掃殘雪，摧枯拉朽般把宋王朝的三十萬大軍殺得屍滾尿流，望風而逃。金軍孤軍深入，犯盡用兵打仗之大忌，卻仗仗全勝，幾乎未用吹灰之力，就蕩平北宋王朝，蹂躪了北宋王朝的國都汴梁，對北宋王朝的所有文化經典、歷史積累幾乎實現了「三光」。僅就中國書法而言，金滅北宋，似乎斬斷了宋書法的文脈神韻，金、元、明、清似乎再無巔峰。（「書法之外」之六，標題為編者所加。）



▲陶淵明的拓本《擬古九首帖》 資料圖片